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一)

查慎行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一)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二)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三)

查慎行撰

國立學基本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四)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五)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六)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七)

查慎行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敬業堂詩集
附續集
第七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E七四八

嚴

撰者 查慎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雙

原序

老友海昌陸先生辛齋嘗攜其愛壻查夏重詞一卷見示。且曰：此子名譽未成，冀先生少假借之，并以數語。其時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爲也。及余轉官司成，則夏重與其弟德尹後先入成均。余乃得以一日之長臨之。德尹旋與友人入粵，而夏重肄業橋門，離經鼓篋，魚魚雅雅，弱不勝衣。近是黃叔度一流，乃其詩若文，則又滂葩纂兀，奔發卓犖，蛟龍翔而虎鳳躍。今之詩人或未之能先也。然且深情獨寫，孤韻一往，令人諷咏徘徊，乍不能已。蓋夏重既辛齋玉潤，且爲吾友勉齋黃門猶子，仍世通顯，胚胎濡染，昔人有云：半千孫固應爾。姚江黃晦木先生常題目其詩，比之劍南。余謂以近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山凌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於今日，夏重操螯弧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魯鄭之賦也。且夏重學有本根，斷斷自愛。子瞻曰：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無已，文潛少游，吾未嘗以師資自處，皆以朋友待之。而吾乃以一日之長臨夏重乎？顧屈指同學，其才可到昔賢者，正復無幾。蘇門諸君子與放翁、後山、遺山皆名節自持，凜凜有國士風，蓋有重於詩文者。而詩文益重，吾方處夏重於諸公之間，正以其詩，而又

不敢限之於詩也。去冬余奉使南海。夏重操長歌送行。且以詩集序見屬。歸而夏重慎旃二集。已哀然成卷帙矣。余旣已諾昨者之請。重憶辛齋疇昔之言。時已臥病請假。匆匆戒道。延驢在側。僕夫俶裝。援筆以完宿約。蓋於夏重與夏重之詩。皆有不能自已於言者。夏重其益勉之。異日相見。其必有更進乎此者矣。濟南王士禎序。

己未春。余奉命撫黔陽。而同邑查子夏重。短衣挾策。自吳涉楚。追及之於荊江夢渚之間。其時疆場未啓。豺虎塞塗。余提戈束馬。自銅仁間道崎嶇谿谷崖簷。孤軍轉戰。一旅深入。帳下健兒。能從者。不過數十人。而夏重獨忼慨與俱。經年而後抵貴治。相與仰視飛鳶。俛蹈荆棘。烽火晝紅。簫笳夜咽。未嘗一日不同之也。軍府初開。書檄旁午。調遣徵發。將伯助余。倉卒肆應。又兩年始定。夏重則去余歸里。往謁其觀察世父於鄱江焉。夫以白面書生。年未及壯。弱不勝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骯髒自喜如此。則已齷齪堅儒異矣。顧復戎旅之頃。不廢吟嘯。握槳賦詩。磨盾草檄。軍中有傳修期。旣隱若敵國。兼得陶寫歲月。瘴雲如墨。毒草搖風。以賦咏當悲歌。浣花工部。不履行間。淮蔡軍諮。羌無篇什。庶几小益之戎裝。競傳劍南之詩句。藻采橫飛。綺思豔發。抑又多焉。何其壯也。今年夏重入游太學。而余適膺召命。歸佐夏官。因復留之邸舍。夏重乃哀其行旅之詩。梓之問世。其豫章之吟。別爲一集。題曰慎旃。蓋取詩人行役之義。且屬余爲弁語。夫詩人有言。維予與汝。往者貴竹之日。余與夏重。真同蛩駘。回首蠻烟。驚心駭魄。歷歷如在目睫。序夏重之

詩。非余又誰屬也。因爲纂述舊遊書之卷首。若夫齊統未貴。菱歌萬金。夏重業已狎主齊盟。又無埃余稱說矣。同里楊雍建序。

余賣藥海昌。查子夏重。屢有詩酬和。尋其佳處。真有步武分司。追蹤劍南之堂奧者。夫今人卒業兔園。孰不以風流自命。左挾右摘。東綆西繙。都欲駁正李杜之瑕璽。元白之卑弱。爲漢爲魏。爲陶爲謝。目空千古。苟從旁細覈。正如揚灰萬斛。求半銖銅鐵。且不可得。況於金乎。此所以深歎於才難也。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翱翔於百鳥雞羣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復能謙退以好善。微特不敢輕議古人。抑有味乎水樂樵歌。俱將引爲筆墨之助。此非取法淺陋也。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有深意於其間。若屬目蠡浮矢口妄論。真耳食吠聲。徒作撼樹蚍蜉爾。夏重是編。自己未至壬戌。四年間。水陸萬里。往來楚黔之什。山川詭變。與江浙殊絕。苗蠻風俗。與鄉土迥判。加以亂離兵革之慘。饑荒焚掠之餘。天寶詩人所不及覩。投荒遷客所未曾歷者。聚歛筆端。供其驅使。寧樊離鷁。雀可望其項背哉。吾因是而更有慨焉。使夏重據龍山之田數頃。桑柘茂密。池有魚。園有果。牛宮豕欄靜謐於先人之舊廬。兄弟相爲師友。必沈酣經史。守先以傳後無疑也。乃歷鹿舟車。踰蹬亭臯。卽耳目之聰明。足發其誕幻。然於青燈四庫。不能無夢寐焉。雖然。麻姑年少。將見蓬萊揚塵。不難返海外之逸書。使歸學宮。撥龍宮之祕圖。傳諸人間。斯蠹粉陳言。又奚足云。刻中老友黃宗炎纂。

夏重自黔歸。哀其三年往反道路之詩。自題曰慎旃集。吾友黃晦木先生喜而序之。爲獎許其所已至。而勉惜其所未至。晦木夏重尊人逸遠畏友。憫然以古道自處。夏重既拜而登之集矣。今年余偶來燕臺。夏重方客燕未返。其同學友人欲梓其集。燕中乃過余而請曰。小子不幸。早失怙恃。舍其先人之廬。奔走四方。冀以續食。晦木先生所云青燈四庫。杳然夢寐。斯集所留。與嶺猿瘴鳥相爲和荅。勞者易歌。不自知其言之長也。然而山川登涉。動魄驚心。追思昨夢。讀之而怵怵心悸。不欲便付摧燒。姑應友人之請。丈人亦有以終進之乎。余應之曰。子之詩。自附於陟岵詩人之義。夫亦知詩人之根抵乎。夫陟岵之詩人。疲勞困頓。晨夕不遑。而於父母兄弟。三致思焉。忠孝悱惻之懷。咏歎淫佚。而不能自己。此固風雅之本原。而非流俗之咏唱也。今之稱詩者。挾持唐宋。頗酒爭長。各爲門戶。余竊以爲皆非也。夫詩何分唐宋。亦別其雅俗而已。古之詩人。其志潔。其行芳。自託於芝蘭芳草。而絕遠蕭艾。故雖至坎壈失職。卻曲於傾軋駭駟之途。而耿介特立。終不移於積俗。以此求之。陶彭澤杜浣花之流。操持卓犖。磊砢傲兀。凜凜皆有國士風。故其爲詩。迥然自遠於俗。卽白分司諷諭閒適諸篇。言近指遠。一唱三嘆。真得風人之遺。與元亮子美同其根抵。而不知者。妄謂之俗。嗚呼。耳食拘墟之徒。又豈足與論六義之旨趣乎。夏重稟承庭訓。濡染家學。反覆四始之際。旣已有年。一旦遠涉江湖。崎嶇貴竹。發而爲詩。依然陟岵之思。晦木老友。以爲上武分司。而下追射的一言爲智。知其不輕借游揚也。且晦木以父執登堂。門庭無恙。牛宮豕欄。橘園魚陂。俛仰流連。乃

更以青燈四庫。欲廣夏重之意。夫亦以先人手澤。存於縹緗卷帙間。冀使無忘其根抵爾。夏重勉之。歲月易遷。盛年不再。計夏重挾策遠遊之年。正與余抱病焚研之歲等。雙九轉轂。余已素髮被領。老大空悲。了無可紀。夏重詩已見許前輩。春華之藻。特本根之不拔耳。根之盛者。其枝幹日益繁。慎旃之詩。夏重之本末存焉。無俟訪逸冊而搜祕圖。益保其陟岵之思而已。輒以此勉夏重。且請更質諸晦木。冰叟陸嘉淑序。慎旃二集者。吾友查子夏重遊豫章之詩也。初查子自己未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慎旃集。今自癸亥遊豫章。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慎旃二集。蓋皆取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之義也。嗟乎查子乎。遊乎而欲慎旃乎。古昔盛時。民有恆產。士有常糈。負耒橫經。溫清定省。安所事遊。其偶有遊者。不過賢勞王事耳。故孝子行役。而得以慎旃自勉。至春秋戰國之世。而士以遊名。朝秦暮楚。已有不遑言慎者矣。然孔子曰。遊必有方。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是遊亦未嘗不得慎也。天變人窮。最困者莫如四民之首。饑來驅我。急何能擇。其尙能有方乎。曳裾無門。投筆安往。其尙能囂囂乎。於此之時。而欲慎旃難矣。且夫查子之遊豫章也。鄱陽之險。不若洞庭之惡也。洪都之近。不若鬼方之遠也。六月之暫。不若數載之久也。舊遊詞客。往還唱和之樂。不若蠻獠寇賊。戰爭殺戮之慘也。較之遊黔之役。又似可以無慎。而查子慕親之誠。守身之孝。每念不忘。用名其集。余於是而歎陟岵詩人。何代蔑有。決不得以古今時地限也。世衰學喪。風雅道淪。言宋言唐。言魏言漢。紛紛聚訟之徒。類皆飲潘拾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張勢豪所有。以

相矜詡而不自知其妻孥安在彼豈不聞虞廷言志之說哉勢利薰溺情性銷亡隻句單詞譁世取寵自謂言志而其實無志之可言也得查子慎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感時咏物吊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心所寓楊用修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陶彭澤杜工部千古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道不可自此而復續乎彼區區以韓歐蘇陸之間擬之者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姑妣之望不彼受人牢籠間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祕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秋來襖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言哉同學弟鄭梁題於燕京旅次

凡古今文章著作之事其深造獨詣名當時而傳後世者類皆有驚才絕學而又加以不已之好好之至者且或有其癖焉昔杜元凱有左傳癖而少陵亦云爲人性癖耽佳句好至於成癖則顯固之極通於神明變化生而能事盡矣吾友查夏重先生天縱異才深沉好古於書無所不闕而其生平所癖好者惟於詩於山水於友朋而於進取榮利之塗泊如也昔人論文謂必得江山之助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天又故遲其遇俾其馳驅游覽以盡吐其胸中之奇嘗挾策從軍至牂牁夜郎之地以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郵亭驛壁題詠殆遍往往傳誦人口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之巔探峴山黃鶴之勝所至必與賢豪長者相結往復酬唱詩益富而且益奇癸未成進士簡入翰林卽受天子特達之知授職以後比歲西巡扈

蹕者再常在屬車豹尾之間。涉大都之河。窮甌脫之境。荒遐幽阻。從來詩人之所未到。題詠之所不及。盪胸駭目。悉繪之於詩。凡有所作。皆呈御覽。未嘗不篇篇稱善也。人皆謂先生遭逢盛世。將駸駸嚮用。而先生常懷箕顓之志。亟欲告歸。當道鉅公。競挽留之。不可。年未及懸車。已決然竟賦遂初矣。既歸里門。於世事一無干預。而登臨詠歌之興未衰也。乃復南遊閩粵。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蹟。而其詩益豪蕩感激。超神入化矣。先生於詩文山水友朋之外。餘無所好。蓋先生不獨以詩傳。而其爲人高情逸韻。尤夙乎其不可及也。昔予在京師。與姜西溟。趙蒙泉。楊晚研。惠研谿。湯西厓。宮恕堂。吳西齋。諸君及先生弟姪德尹。聲山。爲文酒之會。每月必再會。每會必分韻賦詩。西溟有酒所。嘗謂諸君我輩大約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或不傳。今當牽連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幸有傳者。則附載之姓氏。亦不泯沒於後世矣。予時笑以爲迂。由今觀之。先生之集。固已必傳無疑。且不忘舊好。予之姓氏。既屢見於集中。而又屬予爲序。予固將滅沒無聞。而得挂姓氏於先生集中。不特如少陵之於阮生。朱老東坡之於杜伯升。楊耆老符秀才而已也。則予其亦有厚幸也夫。婁東同學弟唐孫華撰。